

爷爷的小木箱

■文 兰

爷爷家的写字台上摆着一个朱红色、长方形的小木箱，小木箱外面拴上了一把只有爷爷才能打得开的大铜锁。听说，小木箱是从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公那代传给爷爷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小时候的我总想一探究竟，小木箱里面到底锁着什么呢？

爷爷当年是株洲市一家大型企业的一名工人。自从他与奶奶成家后，父亲兄兄弟相继出生，太公患有腿疾，太婆患有严重白内障，一家子子的生活和小孩上学成了最大的问题。爷爷挣的那点工资根本养不活一家人。于是，爷爷放弃了“吃国家粮”的饭碗，回衡阳老家务农，想多挣工分来照顾家庭。因为爷爷生性耿直，为人忠厚，又上过私塾，故被村民推荐为组上的保管员。

组上的保管员在当时可是个权力不小的“官”，村民们赖以生活的柴、米、油、盐等都由组里分配，爷爷便是把守最后一道关的人。那时我记得爷爷每天会背着那个小木箱去组里上班，回来后，他就把小木箱放在他处理公务用的写字台上。爷爷对这个小木箱可以说是当成了宝贝，下雨天，雨伞肯定是向小木箱倾斜的，宁肯自己淋湿。秋天，收桐子了，爷爷会给小木箱刷上桐油。小木箱上稍微有点灰尘，爷爷会用鸡毛掸子轻轻擦除。小时候，调皮好动的我在爷爷的写字台上爬来爬去，翻箱倒柜，对那个一直挂着一把大铜锁的小木箱尤其好奇，把小木箱翻来覆去地查看，直到爷爷的大声呵斥：“下次再碰这个小木箱，磕你羊毛仔子（敲脑壳）！”奶奶马上过来打圆场：“这个小木箱里面保管着全组物资仓库的钥匙、分配的账单，不能动啊！”当时，年少的我不懂为何几把破钥匙和几张破纸让爷爷如此重视，但确实被爷爷的气势吓住了，觉得小木箱好神圣。

爷爷自从当了这个“官”，就一心想着对组里人如何一碗水端平，有时为了做到公平公正，自己还得受些委屈、多吃些亏，但爷爷并不在意。奶奶是一个老实本分、勤劳质朴的人，她以为爷爷辞掉公职回来挣工分可以照顾家庭了，没成想爷爷却根本顾不上自家，还把大量时间花在处理村里的事情上。为此，他俩没少争吵。有时，奶奶气得离家出走几天，爷爷会从旁询问奶奶的状况、是否安全回娘家了。但爷爷奶奶吵得再怎么凶，想明白了的奶奶还是照样会回到爷爷身边，爷爷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维护公家的财产利益，在只有他打得开的小木箱里，从来没装过“私情”两个字，因此常被组上的人称作“铁鸡公”。

听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吃，排行老大的姑姑于是瞄上了爷爷的小木箱，想偷爷爷小木箱的钥匙到仓库弄点吃的。饿疯了的小孩很机灵，一下就得逞了。哪料马上就被爷爷发觉了，爷爷不仅没有从公家仓库里勾点吃的出来，更是把姑姑痛打了一顿：“从小偷根针，大来是贼精！你们饿，别人就不饿了？”

因为爷爷在村里的威望很高，改革开放后，爷爷被大家推选为生产队长。那时驻村的干部到队里蹲点，都是住在爷爷家里，爷爷和他们相处非常融洽，却从来没提过任何非分要求，也从来没有趁机给自己捞过好处。

村里人对爷爷的印象是和善、正直、大度，但小时候的我不太敢靠近爷爷，觉得他好严肃也好严格。

我趴在桌子上做作业，被爷爷教导：背挺直了！我吃饭时左手搭在桌下，被爷爷纠正：左手要扶饭碗！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他都看在眼里并一一要纠正。我还在上小学时，他就经常拿他的一些“白皮书”要我看，说要多关心国家大事，多关注大政方针政策，要养成站在高处看问题的胸怀和格局。

爷爷喜欢读书看报，一直鼓励子孙们多读书考大学。父亲是家中的老大，自觉当起放牛娃，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叔叔。叔叔们也争气，听父亲讲，当大叔拿到上海某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爷爷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到处向村里人宣告：“我儿考上大学了！我儿考上大学了！”

爷爷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忠厚、勤劳、善良、从不打人主意的父亲深得亲朋邻里的信任和敬重，都尊称他为“老大”。大叔学成归来后，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回报社会，经常被评为“纳税大户”，成立了慈善机构，办起了留守儿童服务中心。

参加工作后，我们自觉地将个人激情和抱负融入时代发展，勇担社会责任和使命。自从到南岳上班后，因为南岳过年如过天，任务繁重，我连续好些年没有回家过年。母亲很理解：“又不是多大的官，拿着这么一点工资，连年都不能回来过？”面对抱怨的母亲，每次都是爷爷站出来替我说话：“不管是什么级别什么岗位，能为单位和地方做贡献，就是有用之人，我们要支持。”

2020年大年初三清早，我继续奔跑在抗疫宣传一线。上午9时，我在两分钟的时间内连续接到了父亲、母亲、弟弟的电话：“爷爷去世了，快回来！”听到这一噩耗，如晴天霹雳，我眼泪夺眶而出，心里一阵绞痛。而当天还有许多工作任务必须要完成，且初三是我区全员持续作战，正是需要鼓劲加油、鼓舞斗志的时候。我强忍内心悲痛，坚持加班到深夜才匆匆赶回老家奔丧。疫情期间，所有丧事简办，回到家时，爷爷已经入棺。我没有见到爷爷最后一面。我趴在爷爷的棺材前长跪不起。初四一大早，因有任务压头，我在灵前作别爷爷后，又匆匆赶去单位。

爷爷如前方的灯，指引我前行的路。参加工作以来，我所负责或分管的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个人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多次代表单位和地区在省、市争得荣誉。

爷爷去世后，他住过的房间、他用过的东西，我们如他生前那样摆放着。尤其是他的那个宝贝小木箱，我们更是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我们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爷爷对家人默默的、深沉的爱，更感受到了爷爷锁在小木箱里的，不仅是锁着组里的仓库钥匙、物资分配账单，更是锁着爷爷内心坚持的——忠诚、公心、奉献。

今天我又回老家了，我在爷爷生前住过的房间静坐，从柜子里抱出爷爷的小木箱。小木箱上的背条已经断裂，但木质依然坚硬，没有蛀虫；红色的油漆已经斑驳，但木箱形状依然端正；把手已经生锈，但上面的铜锁依然锃光发亮。

我打开小木箱，一股樟脑丸气味迎面袭来，爷爷生前做的账单历历在目：某年某月某日，给某某村民分配某某物资……字迹工整，记录详细，清晰明了，我仿佛看到了爷爷当年提着它到组里分东西的场景：挺直的脊背，慎重的神情，坦荡的笑容……

我合上小木箱，拴上铜锁。阳光照在爷爷的小木箱上，那么端正，那么有力量。



一盒酥肉

■陈中奇

在村里一户本家的白事酒席上碰到小姑。她仍是老样子，圆脸圆腰，红头发色，性格外向。她嫁在本县另一个镇上，生了两个女儿后，近些年再没外出打工，帮亲戚开的眼镜店看店，一个月仅拿两千块钱，据说生活时显窘迫。因为她算采在老家的，这种场合下被请回村吃席。

一开席，腾腾的热气和香味便冲淡了伤感氛围，大家从闲谈中转向品评厨师的手艺了。中间放一通鞭炮，照风俗要出头碗了，上来推得小山似的一碗酥肉。想起我们小时候，那时穷得一年到头难吃上一片肉，不管红事白事，成了全村大人带小孩“捞油水”的良机，再说随了礼，不趁机打顿秋风，乡下人觉得更不划算。

好像突然间想起，小姑说：“吃不完，菜可打包么？”老家的习惯，以前吃剩的饭菜很少有人打包的。同席有人说：“嗨，谁是谁啊，都是本家！反正不打包也浪费，主人家办完酒又要外出，留下也吃不完。”马上有热心人张罗着拿来打包盒，小姑一边站起来接住，一边解释：“我小女儿还在学校，那个不长进的！带点菜给她当晚餐也好。吃完先，不急！”她把盒子轻放在旁边闭凳上，不影响大家吃饭。那酥肉确实不错，糯糯的甜香，红烧肉的瘦肉也干香。

吃完散场，父亲让我开车送小姑回去。小姑说送到能搭公交车的地方就行，我说送到家吧，反正自己也没啥事。车在路上，见我执意要送，她说那就送到学校，正好见一下女儿，学校离她家已不远，然后她自己走路回家。

车上，我问起她大女儿的近况。她大女儿很优秀，前两年刚从美国公费留学回来，在广州入职新东方。聊到这个话题，她有点神色飞扬，说女儿现在干得不错，评上了优秀教师，待遇也行。转瞬，她又神态低沉下来，叹不容易，说外面竞争大，我们这种小地方的人去到那大地方，压力也大，要租房要花钱，将来还要结婚，剩不了几个钱。最后，她想通了似的，如释重负地说，唉，做父母的，对她从来都不抱大富大贵的幻想，不管大的小的都一样，安安稳稳、健健康康、顺顺利利是最大的希望了。我脑海里闪过一幅画面，是过年时家里一大帮亲戚去她家拜年，狭小客厅里人喧马腾的，而她当时读高三的大女儿在屋里小桌子上安安静静写作业。大女儿长得像她，性格也像，挺懂礼貌。

大约三四十公里，我送到校门口，车却不能开进学校。小姑说，刚打小女儿电话没人接，大概仍在上课，自己在门口等等就好，让我先回。她下了车，拎着打包盒走进秋天的太阳底下。在后视镜里，我看到小姑仍在跟我告别，她左手拎着塑料袋，袋里装着那盒酥肉，徐徐地挥着右手，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偌大的学校门口，四周一片午后的空旷寂持，远处，一个年老的园丁抱着水管在给晒蔫了的花木浇水。我越离开，小姑的身影变得越小，但形象却在我心里越变高大，那是一位母亲在执掌等候女儿的样子，也让我想起我的父母同样如此在学校门口等候过我的样子。

我常想，农村的孩子从父母身上能学到些什么？父母辈要么在土地上刨食，难得无忧无虑地歇息一段时间，要么打工赚点小钱养家糊口，捉襟见肘艰难度日，他们也不懂所谓的现代教育，对于子女打骂是常有的事，他们也没啥知识文化，不会教子女做作业、上辅导班。但为何不少农村的孩子却能在城市里顽强生长，一辈子对父母怀着感恩报恩之心呢？也许，真正感动农村孩子的，不是父母沉重了多么沉重的生活苦难，而是他们即便在困境中，甚至绝境中，在尴尬或屈辱中，都会用尽一丝一毫的力量奉献给孩子最饱满的爱，比如那盒酥肉。有时，含有痛感和屈辱感的爱能在人内心激发出更大的正能量，这正是“悲剧”的力量。

小姑的小女儿今年上高三，爱打篮球，像个假小子，有点顽皮。我见过她多次，觉得她人很聪明，只是静性不够而已。我劝小姑不要着急，人的觉醒觉悟和潜力爆发有一个过程，火候到了，时间到了，自然就有了。我不知道，她的小女儿吃到那份酥肉的时候，是否能吃出某种爱的味道？

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收到过父母给的那盒酥肉，而味道，只有自己去默默细品。

念 旧

■李邬珍

深夜，寒风呼啸而过，昏暗的路灯一闪一闪。此刻是凌晨三点，平日繁华的城市街道现在冷清得不像话。

一抹黑色的身影打破了静止的画面，使得停止的世界再度因他运转。迎面又是一阵风，他裹了裹围巾，叹了口气。天气正寒，即便围着围巾戴着帽子穿着棉衣，也抵御不了这残酷的天气。加班加到现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已离家三载。他吸了吸鼻子，想起老板不留情面的批评以及客户的刁蛮，愈来愈想念家里的饭菜。想着想着，肚子便饿了。这个时候，街上哪里还有吃的？

正当他垂头丧气准备回家煮面吃时，却意外发现家楼底下新开的一家麻辣烫店还开着，红色的LED灯带着一点俗气。虽是老旧的小门面，有些破破烂烂的，桌子和地板却被擦拭得干干净净。

老板是个温和的中年人，看他来了，便热情招呼他坐下。麻辣烫不一会儿就上来了，热腾腾的红艳汤底泛着黄，大抵是油脂和辣子融洽地结合起来了。两根油条乖乖地躺在方便面的旁边，等待顾客的品尝。与它们相邻的，还有两个热腾腾的牛肉丸。盖在方便面上的是一个金黄焦脆的煎鸡蛋，金针菇则默默地呆在角落里，和青菜一起一声不吭，点缀它们的是恰到好处的葱花与香葱。浮

刀豆吃嫩

■卢兆盛

初冬时节回老家，看见挂在二楼屋檐下的五六根长约尺许的灰褐色刀豆在寒风中轻轻摆动。我知道，这些老刀豆，是留作种子的，来年春天，又会播到泥土里去。

说刀豆是豆角类中的老大，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刀豆身形修长、挺拨、魁梧，成熟后，更为丰满、壮硕，无论从长度和宽度看，还是从重量和豆粒大小看，都堪称豆类中的“大哥大”或“大姐大”。在众多豆角中，能与它比试一下长短的，唯有长豆角与四季豆，但后者多半也只能与嫩刀豆比一比。

刀豆有多个别名，如挾剑豆、刀角豆、刀板豆，等等。刀豆名称的由来，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解释恐怕是最权威的了：“以荚形命名也。”刀豆荚的外形酷似刀剑，以刀命名自然是非常恰切的。

种刀豆，我并不陌生。小时候，跟着父母种过多次。老家一带，刀豆下种时间跟其他豆角差不多，大多在清明前后。每家每户都种，但不会种得很多，一般种十多窝即可，每窝两三株，待长至尺许，藤蔓便会缠绕着先期支撑好的竹棍往豆架上奋力攀援，随着节气的更换，日渐呈现出蓬勃、葳蕤、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到了夏秋时节，一蓬蓬绿叶丛中，垂挂着的那一根根翠绿翠绿的刀豆，更是格外养眼，好看极了。

不过，这些鲜嫩的刀豆荚，如果不是留作种子的话，那就要赶紧采摘下来，不然，再耽搁几天，就皮老肉硬，不好吃了。可以说，吃刀豆，就是要吃嫩。

老家人喜欢用坛子将嫩刀豆泡着吃或腌着吃。所谓泡，就是采用制作泡菜的方法，将嫩刀豆洗净晾干后，切成段，置于加了盐的醋水坛子里，约摸一个礼

冬不砍树

■刘 杰

冬天不要砍树。这是目不识丁的父亲四十多年前教给我的。

靠山吃山，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做饭、取暖，主要烧木柴，砍柴是山里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山里人需要砍柴，但绝不随意砍树，到林子里砍柴，都是专门找寻那些已经死掉了的树砍，我们称作“干”的那种——树已经死了还站立着，或者是林业部门伐木后留下的树枝。山里人爱山自然爱树，尤其是笔直挺拨的用材树。

十八岁那年的冬天，我独自到林子里砍柴，瞅准了一棵碗口粗的山杨树，我反复察看之后确认它是一棵“立死干”，就举起了斧子。当我砍倒树之后，突然发现那棵树好像没有死。我忐忑不安地把砍倒的树扛回去让父亲鉴定，结果是我看错了。我懊丧极了，为自己的轻率，更为那棵原本可以长成栋梁之材的山杨树。

父亲吃着烟锅，抚摸着那棵山杨树，慢悠悠地告诉我：冬天的树没有了叶子，不容易分清是否是枯树，尤其是那些生长在石崖沙丘上的树木，因为得到的水分养分比较少，为了保证熬过寒冷干燥的冬季，它们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水分，乍一看是枯死了，实际上它们是活着的，当来年大地回春，它们就会萌芽长叶，生机勃勃的。所以，山里人在冬天是不会砍树的，以免误砍，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冬天不再砍树。

当了老师之后，面对禀赋各异的学生，我突然间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面对学生一视同仁，不急不躁，循序渐进。作为自然人，存在个体差异是再正常不过的，你要求学生一律成绩优秀，那只是一厢情

起来的热气覆盖住了他的眼镜，他取下眼镜，扒拉了一口面。只一口，辣和麻的口感顿时在他的嘴中炸裂开。随着吞咽的进行，这股麻与辣逐渐变成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又像一把火顺着他的消化道缓缓流下，一路点燃了他冷到几乎失去知觉的身子，直到了胃，像是谢幕的烟花，踏踏实实地化为一种满足感。他又小心地咬了一口牛肉丸，口感紧实，而里面的那层牛肉馅，柔顺嫩滑，叫人好不喜爱。方便面煮得刚刚好，不过硬，也没有失去那份嚼劲。金针菇和青菜都十分新鲜，还有丝丝甜味。金黄焦脆的鸡蛋浸满了汤汁，一口下去，回味无穷。泡软的油条更是美味，一口抿下去，滋味便在嘴里化开。

吃着吃着，他觉得似乎有一团火暖暖地烧到了心里。回忆起自己从前上学时最爱麻辣烫的酣畅淋漓，每次小考结束，他都要缠着母亲带着他去吃麻辣烫。母亲总笑着答应。在昏暗的小灯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着麻辣烫，大汗淋漓，笑着，聊着。那时候，未来很远，母亲很近。而现在，他似乎触及到了他理想的未来——大城市的稳定工作。而小城的记忆却与母亲一起，随着麻辣烫越来越远。

或许这是成长，或许又不是。他想着：今年，我要回去过年，再拉着母亲，去那家麻辣烫店叙叙旧，再去昏暗的灯下，去寻找被我遗失的喜悦。

拜左右，当刀豆表皮由翠绿变成淡黄，那就意味着刀豆已经泡熟了，可以吃了。夹出来，可直接佐饭；喝粥时，如有三两段泡刀豆相佐，那味道就更爽了。若还想味道更好，那就将泡刀豆切成薄片，加适量的剁辣椒、大蒜和酱油爆炒。这样一道色香味俱佳的小菜，看一眼就会让人流口水，令人食欲大开，饭量倍增。

而腌着吃，工序就复杂多了。先将嫩刀豆洗净晾干，之后，切成两三公分宽的片，或将一根刀豆切成几小段，再在每小段上切片，自刀豆腹部切到背脊部即止，不完全切断，切成梳子状。然后，将切好的刀豆晒干，加以适量的盐揉搓，再拌入剁碎的红辣椒、装坛，密封。大约半个月后即可开坛享用了。本已大大缩水了的刀豆干，在坛里经过盐水十多天的浸润，又舒张开了一些。红绿相间的剁椒腌刀豆，比泡刀豆更为蹦脆、柔韧、爽口，更令人口舌生津，垂涎欲滴，吃了还想吃……

刀豆，泡也好，腌也罢，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口感极好。咬一口，蹦蹦跳跳的，劲道太足了，且了无生涩之味，一股淡淡的清香满溢于唇齿间……

至于老刀豆籽儿，老家一带是从从来不吃的。小时候，冬天玩打野战的游戏，老刀豆荚是我们常备的“武器”，我们挥舞着长长的“刀剑”，在村前晒谷坪上冲冲杀杀，好不威风。那拇指般大的淡红的刀豆籽儿，没有留作种子的，我们拿锥子扎孔，一颗颗用线穿起来，编成粗壮的“手链”“项链”，套在手上，挂在脖子上，也摆起了“阔”……

刀豆，作为豆角类中的大个子，在餐桌上露面的机会可能比其他豆角要少。但，即便如此，它在老家人的舌尖上，永远占据着一席之地，谁也无法取代它。

愿，何况有些学生的潜能是逐步显露的。从教四十年，我亲历了不少丑小鸭变天鹅的例子，也目睹了不少同事为了争荣誉当所谓的名师而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主观武断，强求一律，导致学生辍学或者站在了对立面，厌学逃学。枯木尚有逢春时，何况人的智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增的，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反应慢的学生一票否决。

我曾经带过兄弟俩在一个班的学生，哥哥反应敏捷，活泼好动，弟弟沉默寡言，内敛木讷。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四年时间，哥哥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波动状态，弟弟的成绩虽然进步缓慢却一直呈上升趋势。老师们预言哥哥将来会大有作为，弟弟则有可能和名校无缘。孰料高考揭晓时，弟弟考进名校，哥哥只上了二本线。如果说这只是个个例的话，那么诸多的所谓的“差生”，走上社会之后，不少人成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做得风生水起，令人瞩目，就不再是个例了。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但不一定都要在春天绽放。

无论是一座平房还是一座宫殿，既需要栋梁也需要檩条，还需要檩子，各种型材良好配合，才能完成一座建筑。社会同样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三百六十行一起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摒弃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浮躁，遵循教育规律，有教无类，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才会避免主观片面、揠苗助长的遗憾。

冬天不要砍树，看人不要武断。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拥有爱心和耐心，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外在的假象所蒙蔽，轻率、盲目地下结论，和氏璧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惟其如此，我们回想起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心里才坦荡无悔。